

## 叩问灵魂的安放

## ——最新长篇小说《魂殇》创作谈

叶辛

《魂殇》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安放。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。受过教育、有文化的当代人，每一个都会在人生之路上面临“灵魂安放何处”的困惑。《魂殇》要告诉今天的读者，涉及人类灵魂的事物，尤其是感情，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。

51年前，命运把我送到偏远的贵州山乡，在5000里之遥的村寨上当知青，整整十年七个月的时间。天天和砂锅寨的各族老乡打交道，必然会关注和我同时代的农民们的命运，半个世纪来，我仍然和那里的农民们保持着联系。眼看着偏远的山寨在时代的大潮下发生了变化，除了较为及时地写出了长篇小说三部曲《巨澜》之外，我还写下了《悠悠落月坪》，这是描绘打工潮撞击之下山乡青年男女躁动的感情生活的；而《缠溪之恋》，则是关照留守妇女困境的；前几年出版的《问世间情》，笔触直接触及到了临时夫妻的现象。

一句话，写的都是这么个阶层在命运变动中的感情生活，以及他们寻找更美好生活过程中的故事。在温饱有了初步保障之后，被称之为“农民工”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其人生之路如何再稳当地走下去。不知道是这一群体本身缺乏话语权，还是人们虽关注到这一群体的存在，但却又常常熟视无睹的原因，这些小说出版以后，一阵风般刮过去了。人们只在茶余饭后聊及时，才会讲到这些情形确实是文学应该触及和反映的。

## 每一个当代人都会面临“灵魂安放何处”的困惑

《魂殇》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安放。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。受过教育、有文化的当代人，每一个都会在人生之路上面临“灵魂安放何处”的困惑。作为小说，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我更为熟悉的知识阶层来描绘。

在贵州省文联工作的时候，我的周围除了作家协会和《山花》编辑部接触到的文学界人士之外，全是省内各个艺术门类的顶尖专业人才，剧作家、舞蹈家、曲艺家、摄影家、书法家、美术家、音乐家、诗人、文学家、民间文艺家，在和他们的接触交往过程中，我开始了解并熟悉他们，并通过他们进一步

同全省的文艺界人士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。他们在怎么生活和创作，他们在追求和向往些什么，他们的作品取得了什么成就，他们在创作道路上遇到些什么困惑、瓶颈或突破，我都有了了解。尤其是他们的心灵世界，他们的思想及嗜好，我也渐渐地有所洞悉。故而多少年之后，我重返贵州，即使没有重逢，只不过是旁人的介绍中听到某个人后来的遭遇和经历，我也能想象得出，他的人生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。

后来我又到上海作家协会、上海市文联、上海文学研究所工作，交往和接触的也都是文学艺术界、新闻界、出版界、影视界的人士，包括从青年时代起一次次去北京开会，研究，讨论，交流，可以说这一辈子，都是在中国的这一圈子里打发日子。来来往往的文学艺术界人士，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，具有巨大声誉的人物或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，总觉得怀才不遇的牢骚满腹人士和一辈子如鱼得水的混客，我看尽了各种年龄、各种各样人物的嘴脸。

我总在想，他们都在人世间过着一份这样的生活，他们都在或勤奋或懒散地创作着作品，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灵魂在何处安放呢？尤其是各界的佼佼者，他们功成名就，他们衣食无忧，他们可以说活得逍遥自在，有的花钱如流水，有的时常表现出一掷千金的豪气，到了这个高度，他们还有没有追求呢？他们想不想自己得意人生的灵魂该安放何处呢？

程步涛这个人物就是在这样不断地叩问之下产生的。

小说出版了，有不止一个读者（当然是和文艺界有所接触的读者）问我：程步涛这一人物的原型是谁？或者问：你写的程步涛是不是某人？连名字都报出来了。

我打心自问：小说出版了怎么会引出这样的问题呢？小说是小说，小说不是生活本身。真实的生活中，有许许多多讲不尽、说不透的人生故事，这些故事有时候比小说甚至长



《魂殇》

叶辛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

● 头版图片为日本画家  
东山魁夷的作品

篇小说还要曲折离奇，远比某些单线条发展的伟大小说的情节复杂得多，人们读了怎么会产生直接对号入座的想法呢？

看来，我还得写一篇文章说明一下。近40多年来，年龄或比我大、或比我小一些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，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出色的才华，趁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东风，像一部分抢得先机下海的经济界人士一样，早早地摆脱了原先贫困窘迫的处境，生活得自在潇洒，不少人混得风生水起，可谓得意志满。如同摆脱了贫困、走上小康生活之路的农民工群体一样，一代已无后顾之忧的知识分子群体，同样面临着“我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放”的诘问。只要深入到每一个省、每一座大城市的文学艺术界中，就不难听到类似程步涛以及他周围一大帮人物的轶事和传奇，有的故事和情节、人物关系甚至比我已经写下的还要出人意料、扑朔迷离。

我这样说，不知是不是解答了有人读了《魂殇》之后感觉某人似曾相识的迷惑。

广而言之，岂止是农民工群体、经济企业界人士，一代知识分子在富裕以后，都存在一个人生观、价值观及精神慰藉的问题，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，都该在自己的内心自问一下：你的灵魂该在何处安放？

## 涉及人类灵魂的事物，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

还有读者看完了《魂殇》，意犹未尽地追着我问：故事好像没有完，程步涛猝死的真相，到小说结尾都没有讲出一个所以然来。

还有年轻的读者一口气看完小说，捧着书来问我：你前面铺垫得这么多，总该给我们一一剥离解析吧？要不读完后心头欠欠的，总觉得不满足。

不过瘾啊。我身边的同伴看了这本新书，也直截了当地这么说了。

记得40年前，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在发表和出版以后，也有不少读者，特别是和我年龄相仿、同样有知青经历的读者，不停地向我发问：“杜见春和柯碧舟后来怎么样了？他们回去以后，还应该有很多故事啊！”“哪怕生活在内地，或是回城之后，还有很多故事呢，哪有这么简简单单就结束的事。”还有热情的读者，写好了《蹉跎岁月》的续集寄来，说是无论写《蹉跎岁月》之二，还是接着往下拍电视剧，这些故事情节都可以采用，就这么结尾太可惜了。

30年前，《孽债》出版之后，尤其是25年前改编为电视剧广为播出之后，希望知道五个孩子以后的故事声浪，一波高过一波，总是说就这么结束太可惜了。从普通老百姓、老知青，到高层的官员，都向我直截了当提出，应该为他们写个续集。

其实，从青少年时代起，我就是个热心的读者，可以说，读了一辈子。我读得很快，又很慢。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两三个月，为了排除烦扰，我几乎白天黑夜都在读书。读得快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新作、杰作确实很多，我得想方设法地一一浏览，学习，鉴别，看看这些比我年长、大多数比我年轻的作家们怎样选材，怎么写，怎么面对网络的冲击。读得慢是碰上了我觉得值得细细揣摩和品鉴的作品，反复地翻来覆去地读，真有爱不释手之感。

把话题拽回来，我要说的是，《魂殇》该写该交代的，在作品的进展过程中，我都写了。至于程步涛之死的谜团，我已做出了解读和破译。那么读者为何还会觉得没讲清楚，不过瘾呢？

我想这是阅读习惯使然。我们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，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，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，读者才觉得心满意足。我们的很多故事都是这么结尾的。就如同有关部门破一个案子，历经艰辛曲折，最后终于把元凶逮捕法办了，大快人心地画上句号，归档。

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任何国家、任何社会，都会有比例甚少的一些“悬案”，挂在那里，被束之高阁，尘封在档案之中。多少年之后，处理积案时，会把它翻出来。还有些人和事，被我们以称为“冷处理”的方式，让时间和历史的烟尘蒙上一层面纱，逐渐地让世人淡忘。

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，某个引人注目的热点人物，某个引起街谈巷议、众说纷纭乃至争论不休的事件，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人遗忘一样。这样类似的人和事，小至一个单位、一个部门，大到轰动一座城乃至一个省，甚至惊动了国家和世界，都曾经有过，以后也仍旧还会发生。在我书写《魂殇》后记的前后，正是席卷人类和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弥散之时，关于病毒的源头，正争论得不亦乐乎。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，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“西班牙流感”的起源，讲清楚了吗？查获元凶了吗？

《魂殇》要告诉今天的读者，涉及人类灵魂的事物，尤其是感情，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。